

中国人的自画像

那个写《湖心亭看雪》的张岱，年少时是个纨绔子弟，明亡之后，后半生穷困潦倒，不免感叹，繁华靡丽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总成一梦。快七十岁时，写了一篇《自为墓志铭》，说自己学书不成，学剑不成，活了一把年纪，有“七不解”，所谓七不解，是有七个问题想不明白，贵和贱为什么会颠倒？富与穷怎么变化？自己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？这七个问题都发生在他自己身上，说是“不解”，实则还是自我标榜，“自且不解，安望人解”，说的是自身的复杂。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，实际上就是自画像，或者简短的自传。

张岱说他“极爱繁华，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娈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”，这一串排比很容易让人想起关汉卿那段《南昌·一枝花·不伏老》，这是他晚期自画像，“我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响珰珰一粒铜豌豆。我也会围棋、会蹴鞠、会打围、会插科、会歌舞、会吹弹、会咽作、会吟诗、会双陆。”这是文字上的相似之处，两个人相差三百年，都写到自己的癖好，写到自己的“不成器”，都带有自嘲意味。

张岱和关汉卿，这两段自述我比较熟悉，但我要说说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“自画像”，我一下还回答不上来。所以，

我看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新出的《中国人的自画像》，立刻买回来补课。

这本《中国人的自画像》是一位德国汉学家所著，上下两册，从《诗经》一直讲到庐隐和萧红，有很多文本分析，也有很多文化上的分析，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后，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了什么影响，比如忠君思想会如何影响个人的价值取向等等。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，其“外部视角”会让我们用一种新眼光来看我们的文学，比如有一个日本学者写过“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孤独感”，用“孤独感”和“自画像”这样的角度来看文学史，非常有意思。

作者鲍吾刚提到中国独有的历史朝向的视角。是啊，我们的历史太丰富了，我们纵情享乐的时候，可能会想起张岱，想起明末的文人聚在西湖边，听曲喝茶，把“享受”这件事弄得极为精细。我们面对衰老的时候，也许会想起关汉卿的“不伏老”。有

那么多人都在历史的尘埃中隐去，他们留下的文字彰显着自己的性格。鲍吾刚说，转向自我，意味着远离这个世界，中国的自我表述的文学建立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，这种自我表述没有固定的形式（张岱是墓志铭，关汉卿是给自己写的曲子），像碎片一样在更大的文学传统中流动。要感谢作者，为我们总结了这些珍贵的碎片。

**有那么多人
都在历史的尘埃
中隐去，他们留
下的文字彰显着
自己的性格。**



苗 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 写字, 旅游, 锻炼